

目錄

前言

1

活動流程

高雄縣社區大學簡介

講者及相關文章介紹

 全球化與亞洲的農民運動—大橋成子

 綠色革命的反省與重新出發—鍾秀梅

 農村與城市網絡的建立—董雅玟

 日本的有機農業運動—井出茂康

通訊錄

美濃節系列活動介紹

意見調查表

前言

「農村社區大學」是高雄縣社區大學的辦學理念及宗旨，在全台近四十所社區大學中也不乏以農村為定位的社區大學，然而除了開辦地點位於農村社區以外，農村型社區大學是否有可能在推廣社區教育的過程中，為台灣的農村問題提出新的想法或展望？或是成為農民凝聚自主意識的公共空間？而前述問題應該如何結合在社區大學的教學活動，進而形成農民在思考未來生存方向的具體行動？等等相關問題都嚴厲的考驗社區大學的經營者，同時這也是建立社區大學社會基礎非常重要的挑戰。因此農村社大教學工作坊是高縣社大面對相關挑戰，與其他農村社區大學理念共同的經營者所進行的第一步、也是深化開辦理念的交流，除了開辦經驗交流與教學設計討論外，也將請到國際的農民工作者，提供農民教育的相關經驗及分享，希望能擴大未來農村型社區大學的辦學意義及社會基礎。

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七月十二日（五）		
17：00	報到	
18：00-19：30	食夜，開幕	
19：30-21：00	一起來讀漫畫【夏子的酒】、【家】	洪馨蘭 ◎美濃愛鄉協進會專案助理
七月十三日（六）		
09：00-11：00	全球化與亞洲的農民運動 ◎ 大橋成子 （廿一世紀人民的希望、亞洲區域另類組織成員）	鍾景生 ◎高雄縣社區大學副主任
11：00-11：20	轉擺（註：休息一下）	
11：20-12：00	提問與討論	
12：00-13：30	食晝、休息	
13：30-15：00	綠色革命的反省與重新出發 ◎ 鍾秀梅 （澳洲雪梨科技大學文化研究博士候選人）	黃麗霞 ◎屏東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總幹事
15：00-15：20	轉擺	
15：20-17：00	農村與城市網絡的建立 ◎ 董雅玟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者合作社常務理事）	吳惠蓮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前辦公室主任
17：00-18：00	散步、穿水橋、玩水仗（請自備短或泳褲）、自尋檳榔鞘	
18：00-19：30	食夜、休息	
19：30-21：00	文化交流活動	
七月十四日（日）		
09：00-11：00	日本的有機農業運動 ◎ 井出茂康 （井出農園經營者）	曾文忠 ◎美濃愛鄉協進會理事長
11：00-11：20	轉擺	
11：20-12：00	討論與回饋	
12：00-13：30	食晝、休息	
13：30-15：00	座談：社大在農村的定位與經營 高雄縣社區大學、屏東社區大學、苗栗社區大學、龍眼林社區學校、南投社區大學	鍾鐵民 ◎高雄縣社區大學主任
15：00-17：00	美濃山下騎一轉	美濃後生會
17：00	歸去工作吧！	

高雄縣社區大學簡介

農村型社區大學 與社區營造

高雄縣社區大學·鍾理和文教基金會·美濃愛鄉協進會

或許我們同意「社區大學」與「社區營造」儘管有著「形式上」的不同，但在「目的上」卻是不約而同地朝向「建立一個自主發展的社區」；至少我們是如此認為。在農村裡辦理社區大學，除了有著彌補教育資源相對不足的遺憾外，更重要的，我們也希望藉由立足農村、服務農村的機會，與居民共同發覺危機、面對挑戰，醞釀重新組織農村的契機。

(一) 台灣農村發展概述

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來台，經數波土地改革、及透過國際開發總署在台設立的「農村復興聯合會」所推行的「綠色革命」，促成「以農業培養工業」的準備；肥料換穀、隨賦徵購稻穀等具體政策，農業生產剩餘逐步轉移至工業部門，造就台灣的「工業奇蹟」。在「進口替代時期」(1953-1960)，農產品大量外銷，換取了外匯償付進口的工業生產物資；在出口替代時期(1961-1972)，勞動密集型工業化開始，農業更提供了外銷製造業充分的糧食與充沛的農村外流勞力。一份研究報告披露，民國五〇年代末期，90%農村青年離開鄉村，而留下來的人 70%在四十歲以上，另 20%是婦女與兒童；也就是說，農村所流失的不僅是體力勞動者，而且是農業和社區發展所需的智力

資源。工農部門的不均衡發展，充分反應在工業與農業所得的差距上，使得更多農民必須兼領其他工作，成為「兼業農」。勞動力缺乏等生產條件的惡化，導致生產成本上昇，再度迫使更多勞動力離農，於是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更擴大農業所得與工業所得的差距。

農業的衰退與農民地位的邊緣化，使農民產生自我貶抑，更由於捲入市場經濟以及生產方式的改變，進一步裂解了農村聚落原有的人際網與內聚性，逐漸疏離原本賴以維生的土地，並喪失了農民經濟文化的自主性。

簡單言之，台灣二戰後的農村，在缺乏「農民與農村主體性」的農業政策下，失去大量青年，不可避免地走向廢墟化之路。以上事實反映在今日我們在農村所見到的景象：充滿了老弱婦孺以及廢耕的土地。

(二) 農村社區教育回顧

一般而言，農耕的族群生性較為保守，缺乏商人或企業家養成所需的環境與訓練。在古代，讀書求取功名，成為離農的唯一出路，爾後歷經日據時期迄國民政府時期，在國家教育政策推動下，教育越來越普及，種類越來越繁多，管道也越來越多。因此，作為家長的農民，不惜以永遠深陷農地的代價，捨命工作使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然而，自清朝以來的教育形式與目的儘管各不相同，在以下兩點上，卻呈現了一致性：

(1) 教育內容疏離鄉土與社區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向上攀升，或是進入國家體制，因此教育成為個人向以上目的馴化的過程。甚且，由於文憑主義的推波助瀾，使得

受「正規教育」的時間壓擠了青少年幫農勞動或參與社區的時間，而後者正是一個人社會化的過程中所不可或缺者。

(2) 教育之途與返鄉之路相悖

由於農村高等教育資源的缺乏，遠離故鄉，前往有高等學府的城市求學，成為有志向上晉升的子弟無法逃避的宿命。甚且，高等教育的完成，差不多是保證了徹底離開故鄉，因為農村無法提供博士的就業機會。結果只有使得原本氣息奄奄的農村，再度失去挽回破敗命運的契機。

可以說，農村所需要的社區教育，並沒有在農村產生過。

(三) 美濃愛鄉協進會的成立及其經過

美濃知識份子有意識的回鄉，大約開始於民國八〇年代初期，期間成立美濃愛鄉協進會，廣為推動文化保存與創新、生態保護、農村發展等各類社區工作，發展 10 年後，帶動美濃博士學人協會成立，其成員皆為美濃籍博士，成立宗旨則為回饋家鄉。

1991 年，經濟部水資會計畫於美濃黃蝶翠谷興建水庫的消息曝光，引發了地方人士的惶恐與疑惑。於此之前，數位鎮籍年輕人，藉學術研究之便回到美濃，他們將關於美濃的社會學知識透過文化活動、講座及報紙專欄回饋給家鄉，並邀請各大學的客家社學生參與田野調查等活動；此一工作團隊命名為「第七小組工作站」，以草根文化工作自我定位，是美濃年輕人回鄉之始。1992 年冬，第七小組工作站結合美濃鎮公所廣邀地方居民，學者以及水資會官員舉辦「美濃水庫公聽會」，水庫違反民主規畫過程、安全問題、對生態與社會的衝

擊等，均被提出討論與批判，成為日後美濃反水庫運動與社區營造的開始。

1994年4月，「美濃愛鄉協進會」正式立案成立，此一組織結合了在地農民、返鄉青年、士紳、藝術家、教師與各黨派政治人物。在命名上，以愛鄉替代反水庫，排除水庫為社區唯一問題的思考，使農村社區的一切問題，均納入組織的視野。反水庫運動自始迄今恰滿十年仍未中斷，而美濃面臨的許多困境與危機，如農業衰頹、社會解體、環境惡化及文化淪喪等，也是必須面對的大挑戰，地方內部需產生一股改造的組織性集體動力，於是，在反水庫的同時，美濃愛鄉協進會的社區營造工作，包括文化、社會及生態等，同時展開。

(四) 高雄縣社區大學的誕生與經營

自1998年文山社區大學設立以來，社區大學的數量在3年內由1所膨脹到30所。然而，在高雄縣社區大學成立之前的28所社區大學，均設立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或半都會區。高雄縣社區大學成立於2001年3月，校本部座落於旗山美濃交界處的旗美高中，超過90%的課程則廣佈旗美九鄉鎮等十多處分班地點。高雄縣在傳統上被區分為三山，即鳳山、岡山及旗山，旗美九鄉鎮是一處以農村為主的地區，展開於玉山山脈與中央山脈的末端，地勢上自三個原住民的聚落逐次下降，高屏溪主支流流貫其中，聚落依山傍水而建，創造出豐富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在居民組成上，則包括了布農族、魯凱與南鄒三個原住民的族群，以及平埔、客家與福佬等六大族群。

高雄縣社區大學由高雄縣政府主辦，鍾理和文教基金會承辦，聘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工作幹部負責實際的規畫與執行。在目標上計畫透過社區大學組織角色的扮演，組織各種人與物的資源，為農村的沈

病找尋出路；重建農村支離破碎的人際關係，建立農村自主發展所需的力量。在作法上，以原美濃愛鄉協進會的社區工作經驗為基礎，於不同族群、社會與文化脈絡下，漸次展開。

由於在農村地區開課的諸多限制，為克服這些困難、及原本存在農村的種種問題，相對地也成就了屬於農村型社區大學的特色。以下試舉本校課程分享之。

(1) 建立社區與全球的聯繫管道：台灣農業的大挑戰—WTO

在全球化所引發的爭議一片喧天之際，農村這個首當其衝的地方卻顯得格外的安靜，和 WTO 即將帶來的劇變不成比例。緣此，我們除在第一個學期安排一個正式課程外，並以數次的公共論壇，扣緊了 WTO 對農村發展衝擊的議題，開放給所有社區的居民參與。在正式課程「台灣農業的大挑戰—WTO」中，世新社發所的講師蔡建仁，提出了以合作社的集體作為，作為對抗全球化危機方法的可能；在「生物科技對農業的影響—站在農民的立場看」的公共論壇中，中研院生物科技農業籌備處主任楊寧蓀，提示了作物的品種與栽種技術，在農業發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在另一門「WTO 對農村的危機與轉機」的公共論壇中，具世界觀的環保工作者鄭益明，則提出了確保乾淨的土壤，實為農業在農村繼續發展的首要條件。在我們找到農村在面對 WTO 衝擊時的確切出路前，我們將不斷地引介相關的訊息。。

(2) 課程充分反映地方特色：魯凱、排灣文化初探。

這是一門開設於原住民部落的課程，由於路途遙遠，課程內容強調實作與親身體會，因此上課時間的編排，打破了每週 2 小時的制式安排。且由於前往上課地點的沿山公路，雨季容易坍方，因此必須避開多雨的時段。本學期最後一堂課結業時，全體學員於多納部落，逐一在講師講解下，手握杵棒，腳站三七步，奮力練習捶打魯凱族年節重要的年糕，藉以體認魯凱族人慶典與勞動文化。由於缺乏鍛鍊與薰

陶，學員的一個捶打動作成了分解的幾個動作。及至魯凱講師實際示範，強健體魄加上傳統文化的力量，使連續的捶打合而為一。在深山環繞的石板屋旁，行雲流水的捶打節奏感，為這門課予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3) 結合地方社團，擴大參與的廣度與深度：有機蔬菜自己種。

在各類探討台灣農村如何面對加入 WTO 的衝擊中，有機農業一直是個引人注目的可能。社區大學不同於農會，缺乏實質的農民組織力量，因此，一切行動必須從個人開始。在一個學期的研討實作中，學員在實際栽種上，充分考慮了居住於本地與城市居民的參與，例如每天的澆水工作由本地學員負責，每星期一次的除草則由來自城市的學員負責，並延伸出下學期的課程以及擴大參與的作法。除了進階課程外，由於有機蔬菜種植所需的有機肥來自於廚餘，為了穩定供應更多的有機蔬菜種植需要，我們在下學期結合了以推動美濃小型焚化爐關廠為主要目標的美濃環保聯盟，規畫「廚餘推廣隊」，此舉除增加有機肥產量外，更能大量減少家用垃圾，以促成美濃小型焚化爐的關閉。

(4) 課程視野涵蓋整體社區問題：客家八音社。

農村遭遇的危機，不僅僅是經濟的，也是社會與文化的。美濃的客家八音以保存傳統形式的完整，以及在美濃發展出獨特的地方形式與內容而聞名，同時也是美濃的客家人在一切生命禮俗中不可或缺的音樂。然而，如此美好的音樂文化，卻因客家人社會與文化的弱勢而逐漸失傳，在同為客家人居住的中部災區石岡，生命禮俗中的音樂早已退化為播放錄音帶。因此我們在第一學期開設了「客家八音社」，招收了以年輕人為主的學員，期望傳承此一重要音樂文化遺產，並藉由年輕人的學習與演奏，提昇社區居民對八音的認同與重視。

(五) 社區大學與社區營造的結合

戰後幾十年的發展中，耕作環境被污染，青壯勞動人口外流，建設不足，農民對農業與農村疏離等社會現狀，是農村型社區大學難以自外的挑戰。社區大學進入農村，除非在想法與作法上，體認到農村的困境必須納入社區大學的問題視野，否則無法成為所謂農村型的社區大學。尤其，社區大學直接面對人的學習此一核心工作，乃成為現下農村問題獲得改善，最值得期待的契機。

不論是社區營造或是社區大學，由於面對了同樣的問題視野，在目標上共同指向建立「自主發展」的社區，因此決定了兩者的匯流。前者以不拘的生動形式，讓社區居民更深入地實地體驗社區自主的作法與感受，後者則以更有系統的方式，大範圍地向各個社區議題展開，探尋社區自主發展的意義與作法。而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作為一個組織協調，以建立社區自主發展力量的角色卻是一致的。

講者及相關文章介紹

全球化與亞洲的農民運動

■ 大橋成子

講師介紹：

在七十年代，日本正享受著經濟奇蹟時，全日本卻因高速工業化，造成全面污染。當時，大橋成子還是大學生，第一次投入了社會運動。同時間，日本大企業在亞洲大量投資，利用廉價勞力和自然資源建立工業生產。所以大橋成子所投入的污染行動，不只涉及日本國內，也緊盯著日本的公害輸出。

大學畢業後，大橋成子成為「亞太資源中心」(Pacific Asia Resources Center)的秘書長。這個組織是團結日本人民與第三世界熱心人士的組合，主旨為改變因大資本與國家力量所造成這些地區人民的斷裂關係。「亞太資源中心」所出版的英文雜誌 AMPO，報導了這些地區的人民的鬥爭，像是反水庫運動、反核運動，和不同部門的像是工人、農民和婦女等運動。「亞太資源中心」也組織了「自由學校」，這個學校是非正式的，參加者有生意人、學生、市民等，大家聚在一齊討論與學習不同的議題。這個學校的遠見就像是「高雄縣區大學」的功能一樣。

在一九九九年時，大橋成子轉戰菲律賓，當時「亞太資源中心」委員會決議支援菲律賓尼格洛斯島的可持續農業。尼格洛斯島的農民因受大地主制和從西班牙與美國殖民地繼承的蔗糖經濟（農業改革緩慢），造成飢餓與貧窮。

大橋成子從一九九四年便住在尼格洛斯島至今。大橋成子認為要從事可持續農業不僅僅是技巧或資本，但也是農民的心靈與腦力的結合。尼格洛斯島的農民被迫從事以蔗糖外銷為主的生產，他們幹了幾百年的農業工人，而不是自我經營的小農。雖然他們在農場幹活，但他們不能決定什麼該種？如何銷售？也就是說，從種植到市場銷售的所有過程都是地主在操控。所以，大橋成子在尼格洛斯島的任務就是結合農民，施壓於政府從事農業改革，以及得到土地後，如何讓農民有自覺的從與地主的封建關係中獨立自主。

從尼格洛斯島的農業經驗中，大橋成子深刻的感覺到亞洲人民聯合起來分享經驗，想法與遠見的需要。大橋成子和她的夥伴們發現，在亞洲有很多非營利組織或反全球化組織，但是很少有草根組

織從事農民的網絡連接。

大橋成子和她的夥伴們，在 2000 年設立「亞洲農村另類組織」(Asia Rural Alternatives)。這個組織是鬆散的亞洲農民網絡，這個網絡嘗試尋求十個國家都市與鄉村的連接，這十個國家是日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寮國、柬普賽，斯里蘭卡和南韓。「亞洲農村另類組織」在建立的同時，也關注性別的議題，因為大部分農村婦女很少有機會聚在一起或是參加聚會或組織。一方面農村婦女又是農場與家庭勞務的隱形但負擔重的勞動力，她們受到極少的注意。「亞洲農村另類組織」在不同的國家的鄉村裡，組織婦女和男性的工作坊，討論性別議題。

大橋成子將與大家分享這些經驗。

我的隨堂筆記

綠色革命的反省與重新出發

■ 鍾秀梅

講師介紹：

- λ 一九六六年生，小農家庭，父母親長年辛勞，自小不善言辭。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痛恨升學主義。
- λ 大一那年父親因吸入過多農藥身亡，成為綠色革命的喪送品。
- λ 自此離開校園歷經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等洗禮成為台灣社會造反派。
- λ 一九九一年，回到家鄉做農業調查，驚感農業與客家文化凋零，與有志之士邊學邊做，從事客家社會和農業有關的課題。
- λ 一九九二年，與鄉親父老一同為反美濃水庫奮戰。
- λ 一九九七年前往香港就讀大學。
- λ 二千年到澳洲修讀社會人文課程。

對農民教育的思考

台灣過去受霸權式的發展主義主導，無論是日據時代或是國民黨主政時期，其農業的發展導向非生產的民主制。例如日據時代，日本官署強迫農業婦女跪地除草、對佃農的剝削、或者剝奪農民的權力與所得等。

例如國民黨主政時期，明目張膽的以「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為國策，並配合著綠色革命奇蹟，將農民推向絕望之地。例如科技運用，將農業勞動力大量轉移工業、農藥的大量使用讓農民成為癌症的高危險群、肥料讓地力與生態破壞等。

鑑於過去的歷史以及自由化貿易的衝擊，思考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會更複雜的。有五個思考，提供有志於此類思考的朋友：

- 一、重新整理市場、生產網絡、農業資料庫等強化農業經營的穩定性。
- 二、實踐一定規模的有機農業。組織相關的傳統農業智慧、別人的經驗、專家研究的心得等。
- 三、對準國家和壟斷資本合謀的新自由貿易，介入結構性調整方案。
- 四、女性農民與農民文化的主體性建立。
- 五、建立種子銀行、農民專利權、成立集體組織。

演講大綱

- 一 綠色革命的功與過
 - 案例一 印度 農村技術與價值的轉移
 - 案例二 非洲 由灰轉綠 由綠轉黑
 - 案例三 台灣 機器吃掉了人
 - 小結 1 殖民主義的再現
 - 2 現代化生活的移轉
 - 3 性別的問題
- 二 自由貿易體 基因食物 專利權
 - 1 關貿總協與國際貿易組織
 - 2 農企業跨國公司與食物生產
 - 3 基因食物 種子 專利權
 - 小結 1 誰的自由貿易
 - 2 苦雨將至
- 三 如何出發
 - 1 另類農業 生態農業與宗教類別的農業村
 - 2 地區性行動
 - 慢食組織
 - 合作社運動
 - 其他
 - 3 國際農民組織
 - 4 團結與行動
 - 小結 1、重新整理市場、生產網絡、農業資料庫等強化農業經營的穩定性。
 - 2、實踐一定規模的有機農業。組織相關的傳統農業智慧、別人的經驗、專家研究的心得等。
 - 3、對準國家和壟斷資本合謀的新自由貿易,介入結構性調整方案。
 - 4、女性農民與農民文化的主體性建立。
 - 5、建立種子銀行、農民專利權、成立集體組織。
- 四 討論

農民的國際主義？

- - 法國農民領袖西思.柏威訪談

被訪問人：驚思.柏威 (Jose Bove)

提問人：拿俄米.可蘭 (Naomi Klein)

翻 譯：鍾秀梅

譯者：這篇「農民的國際主義？」訪問稿，曾刊登在 2001 年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12)。作者為法國著名的農民領袖驚思.柏威 (José Bové)，他建立了「Confédération Paysanne」農民組織。這個組織的網站 <http://www.confederationpaysanne.fr/>)，曾帶領農民反抗麥當勞為首的垃圾食物工業，並因反對基因食品而入獄。這幾年在西雅圖、義大利、巴西等反全球化運動與世界社會論壇中，都有他的吶喊。當巴解領袖阿拉法特陷於以色列軍隊的層層包圍時，驚思.柏威率領四十幾名歐洲和平運動者，冒著戰火的危險，聲援巴勒斯坦人民。接近五十歲的驚思.柏威，少年時期受法國 1968 年學生運動影響。他的運動歷程有何不同？他對 WTO 的觀點是什麼？農民的國際主義概念為何？

提問人拿俄米.可蘭 (Naomi Klein) 是加拿大著名的得獎記者，也是加拿大「窮人運動」的倡導者。她在《國家》(Nation)、《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村聲》(Village)、《全球郵報》(Globe and Mail) 等媒體撰寫評論文章。曾在哈佛大學講課，是《向商標說不》(No logo) 一書作者，此書一度獲保衛報 (Guardian) 最佳書籍獎。

(感謝現留德學生吳昱賢關於譯名和網站的提供)

問題 1：在法國，你是怎麼成為運動者？當時，你還太年輕，大概沒有搭上 1968 年學生運動列車吧？

回答：我當時還是國中一年級學生，不住在巴黎。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是還是感染到了五月風暴的討論氣氛。我做的不多，只佔領了學校足球場。到了第三年我才開始參加示威。十七歲時，我捲入了拒絕效忠國家的鬥爭，這個組織遍及全法國，為兵役的抗拒者同時又是逃亡

者的支持網絡。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出席軍事法庭，為在軍中偷竊和冒犯上司而遭牢獄之災的常備兵提供法律服務。我們蒐集與案情相關資料，並將軍中所發生的醜陋事件披露。

1970 和 1971 年之間,我隨我的父母親在中學畢業後，搬到柏都（Bordeaux）。我的父親是果樹疾病防治研究員，因工作緣故，常搬遷。小時候，我們也在柏克萊待了好幾年。

我本可以在柏佛（Borfeaux）讀大學，因為要全職搞反兵役運動而作罷。70 年代初期，拉閘客（Larzac）高原的農民和我接觸。因為國防部要在那裡將軍事基地由三千公頃擴張到一萬七千公頃，所以當地農民要求我們幫忙建立反抗組織。這個組織網絡超過二百個，遍及全法國，連德國和英國都有支持者。

高原上的實體都被禁建。1973 年，我們就在軍方所標示的區域搭建羊棚。數以千計的支持者前來幫忙。我們花約二年的時間，用石頭這種最傳統方法建舍，組織「與牲畜圈養在一起的運動」。同時間，我們又接觸庇里牛斯山（Pyrénées）山區的農民組織。之前，我們把逃兵役的年輕人送到那裡做工。那裡群山陡峭，農民幹活全靠雙手，機械化根本進不去。在庇里牛斯山，我初次嘗試當酪農和製乳酪的滋味。

1975-76 年的冬天，拉閘客農民決定在讓軍方買去的農地上蹲點。後來，我搬到蒙特多（Montredonn）當羊農，我在這個區域有聯繫密切的關係。

問題 2：那個階段，主要影響你的思維是什麼？

回答：有兩大串。一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特別是巴枯林、克魯泡特金、普魯東、西班牙內戰時的無政府主義。在柏都時有一些西班牙內戰的榮退戰士住在那裡，我們常有討論的機會。第二個思維是非暴力路線，像馬丁路德、甘地和在美國加州組織摘葡萄工人的墨西哥農業工人領袖西沙·恰維茲（Cesar Chavez）。甘地主義的想法是，如果你改變不了的自己的生活，就別想改變世界。這個路線嘗試把逐漸茁壯的群眾鬥爭，整合到成氣候的非暴力行動中。

問題 3：在西歐和美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運動，曾立下很好的口評。這個影響一直到延續到反抗雷根和賒契爾主義。特別在美國，似乎新生代捲入了反全球化運動。在法國，是不是少了類似清楚的反

抗運動，同時也沒有積極培養新血？

回答：七十年代的法國社會是充滿戰鬥力的，那時的政治氣氛是和左派政黨第一次執政相關。密特朗在 1981 年選上總統時，左派朋友覺得希望無窮，後來卻退潮了。有些人憂心的說：「我們不能輕舉妄動，會壞了社會主義！」，有些人對政治幻滅，他們說：「本以為拿了政權可以改變一些事，但改個屁！」，從此離開了這個陣營。

八十年代的法國是金錢至上、個人主義和商業化的社會。但是農民運動卻不受城市左翼低迷的氣氛和功利社會的影響。我們在 1981 年的拉開客高原上抗爭勝利後，便開始進行自力更生的實驗。我們把年輕人帶到那裡，專心研究如何做羅克福特奶酪和密集農業。我們為小農爭取權利，組織工會組織，後來成立了「農事協會」（Confédération Paysanne）。所以說，八十年代，我們的生活很豐富，絲毫沒有受到衰敗的都市左派氣氛感染。

我把話題拉回到你所問的關於新生代的問題。九十年代的鬥爭灰濛濛的，有觀點是沒錯，但沒把人考慮進去。那時冒起一些運動，像無住屋住房運動和反軍事運動（sans-papiers）抗爭。這些運動開創了新的運動形式，並形成這幾年反全球化的運動。2000 年六月，在米樓的砸毀麥當勞行動中，超過十萬個支持者，這些人大部分是年輕人。之後，在尼斯（法國）、布拉格（捷克）、熱內亞（義大利）不同的政治意識出來了。他們較有全球性的思維，相較於著重在職場或反抗國家的舊社會運動顯得相形見色。

人們在對抗磐若堅石的全球經濟體系中，知道敵人在哪裡。過去西方對這個問題掌握不住。人們很難具體找出新的異化形式是什麼，因為新的經濟體系是個獨立體，和政治領域可以毫不相關。法國的這個新運動是很特別的，我們並沒有切斷和其他運動勢力的連接。這些運動包括移民權的爭取、失業者與無住屋者的鬥爭，同時也是反抗新自由主義的基石。我們認為反全球化運動不是天馬行空，得從這些鬥爭幹起。

問題 4：你在 1987 年成立組織，這個組織內容是什麼？

回答：第一：保衛農民即是工人的權益。因為賣給我們設備、肥料、種子和飼料的公司和銀行，剝削了我們的利益。第二：這是反對密集農業的鬥爭。理由是，以外銷導向為主的跨國公司，他們僱最少的工人，卻要最高的利潤，從不考慮生態和食物品質。以畜牧業為例，當

小牛生下來之後，被迫與母牛分開。機器將母牛的奶分離，奶送到工廠殺菌、去脂、乾燥、再製、包裝，然後又送回到農場裡。爲什麼要這樣？因爲牛奶分開加工是歐洲共同市場高額補貼政策，說這樣比在農場直接製造划算。從經濟和生態角度看來，真是走火入魔。密集農業牽涉的健康問題，更加說明了替代農業的重要性。

這個歐洲共同市場的高額補貼政策，與歐洲保守政治和宗教合爲一體，總是想控制和剝削農民運動。另一方面，傳統左派的農業政策也是一邊糊塗，完全違背世界農民的利益。所以說，我們需要自主的政治黨派，勾勒出我們的農業政策，這個政策是符合農民利益的，並非利用他們。我們獻身於可持續農業文化發展型態，這個型態尊重環境保護、健康食物和工人權利。只要堅持我們的計劃，不限農場面積，或使用各種方法生產有機農業，每個農民均可加入這個組織。我們有四萬個會員。今年（2001）的「小規模農業」選舉（Chambre Agriculture），我們贏了 28% 選票。在一些省份更多、在「阿維宏」（Aveyron）地區贏了 44%、「拉蒙薛」（La Manche）增加到 46%。

問題 5：你是怎麼調動起反對垃圾食物工業，像砸毀麥當勞行動？

回答：八十年代，我們反對酪農在牛身上注射激素刺激生長。這個後果危及到大眾的健康，是個很強的杯葛行動。當時農業部長不顧製藥工業的強力遊說，被迫制定限制使用激素的政策。八十年代後期，歐洲共同市場也禁止牲畜注射激素。但情勢逆轉，在 1996 年美國向國際貿易組織（WTO）投訴，抱怨歐洲拒絕進口激素牛肉。歐洲商會會長費希爾（Franz Fischler 德國人）組織了一個激素肉品的農業科學會議，在會議中居然篡改科學家的結論，總結出有五成的激素肉品是安全的，真是不像話。

因爲在 1996 年之前，反對激素牛的運動受到強烈支持，而且這個運動隨著狂牛症、比利時毒雞（因爲注射苯酸二氧和沙門氏菌）、基因食物（事實上，歐洲議會控制此類工廠）等事件的發生，又和人們對食物鏈日益增加的焦慮感連接起來。1999 年夏天，世界貿易組織有關農業貿易議題的最後期限到期，美國列了一長串歐洲農產品（羅克福特奶酪包括在內），並加稅到百分之百，以報復歐洲抵制激素肉的行動。這個結果對地方影響甚大，不僅是對羊酪生產者而已，根本牽連著整個拉開客高原的農業存亡問題。

當我們喊著要砸掉在我們鎮上才建一半的的麥當勞時，人們明白

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它的象徵性意義太強了。砸毀麥當勞行動是要求健康食物、農業工人反對跨國公司的行動。這個跨國工業的體質相當脆弱。我們分別將麥當勞的門框堆放在拖拉機、拖車上，然後遊街示眾。右派和民族主義者扭曲我們是反美國主義者，但是多數民眾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反對壟斷性全球食品生產的行動。我進入監牢之後，從電視上看到國際聲援我們的行動，很多美國農民和環境運動者寄支票過來。

問題 6：你怎樣和其他土地的農民和農業生產者形成國際團結行動？

回答：八十年代就已經想過要組織歐洲層級的運動。當瑞士、奧地利、德國的農民連結冒起時，我們就不能故步自封。我們需要共同的架構，來應付完全讓農企業利益架空的歐洲農業政策。所以我們決定設立「歐洲農事合作」組織（Coordination Paysanne Européenne），總部在布魯塞爾。因為通過這個組織，我們才和其他洲的農民有所聯繫。十年前，設立國際農民運動的想法產生了，於是誕生了「農民通路」國際組織（Via Campesina）。有許多不同性質的農民組織投入：南印度卡那塔卡省（Karnataka）的農民組織扮演重要的、激進的、直接行動的反對基因種子的鬥爭；他們有一千萬農民支持。另外，巴西的無地者農民運動，領導佃農佔領農地，他們有很重要的社會與教育計劃。在歐洲、北美、中南美洲、亞洲和非洲各有不同組織和計劃。目前，國際農民組織的執行體，以南美洲宏都拉斯為基地。我們準備在 2002 年移到亞洲。

問題 7：你和「農民通路」國際組織（Via Campesina）組織到西雅圖反抗世界貿易組織，你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批判是什麼？

回答：1986 年的關貿總協定(GATT)，將食物與農業帶入議程，這是農企業的一大勝利：沿著新自由主義貿易的路線，向前跨越一步來規範農業貿易和生產。很多國家的食物政策被限制了，他們被迫以有效的、較低的關稅與份額，進口美國和歐洲的產品（掌握了全世界八成的食物）。1994 年馬拉喀什（Marrakesh，摩洛哥首都）協議決議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又將自由主義的農業貿易推進一步。現在其他國家只能以保護人們和牲口健康為理由，拒絕食物進口。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定由營養法典（Codex Alimentarius）食品工業鉅子採決，六成代表來自歐洲和美國。

西雅圖會議，期待將馬拉喀什協議的資產負債表當作會議的主題（當然，沒有出現！）我們需要的官方報告，承認南方國家是最大損失者：打開了大門，讓農企業摧毀南方國家的自給自足農業文化。舉個例子，南韓和菲律賓的稻米生產為自給自足的，現在他們被迫進口便宜的米，打擊這些地區的稻米生產。印度和巴基斯坦正被迫進口紡織布，對這些地方的小棉農而言，真是災難一場。巴西（主要農產品出產國），受營養不足折磨的人口逐年增加。跨國公司拿走一切，毫不把靠土地生存的龐大農業人口看在眼裡，更何況他們有能力養活自己。

問題 8：你們在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訴求為何？

回答：第一、每個國家有權把關稅提高，以保護他們的農業與食物資源，並且平衡城鄉差距。人們有基本權利在他們的區域生產食物，換言之，這是反對歐美農企業把廉價勞力和沒有環境管制的雞、豬場、溫室蔬菜等食品，取代原有生產地的食物。這些跨國工廠並沒養活當地民眾，反而摧毀當地民眾，迫使小農離地。像巴西的情況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二、我們必須對跨國公司進行「反傾銷」運動。因為跨國公司建立很好的手法要消滅小農文化。他們受到進口商和外國資金的資助，利用大量的媒體，將便宜但品質差的產品，像洪水般的席捲每個國家。一但小農被打垮了，他們再把食品價錢提高。像在非洲，歐洲大型肉品公司投下重資補貼凍肉市場，非洲牲口的飼養就是依賴跨國公司的需要生產。因此，取消進口食品補貼是向「平等貿易」（fair trade）躍昇一步的策略。因為世界市場就會對農產品的真實價格做出反應。

第三、我們反對賦權於跨國公司對所有的活體（動植物）進行專利權。對地球而言，這是剝削的嚴重形式，是雙重的搶劫行爲。專利權被看成是新發明或新科技，而不是自然資源。基因種子非但是科技，也是六成化學公司的專利產品。這些公司為下一年的撥種，在全世界搜括種子，殘忍的掠奪農民的專利認證權。跨國基因公司計畫已經對生物多樣性主張毫不留情的進行攻擊。比如，亞洲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已經發展培育出十四萬種的稻米，這些品種也已適應於地方品味和生長條件（長米、短米、高矮不一、品味不同、密度高、耐濕、耐熱）。跨國公司破壞自給自足農業，以密集基因、減少人工種植方

式，只生產五種米。在一些亞洲國家（菲律賓和中國更糟），有三分之二的稻田讓五種基因米佔據了。

問題 9：你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回答：我們曾經和聯合國的國際貿易法庭（International Trade Tribunal）的法官候選人查特爭吵過（這個法庭與國際人權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Human Rights』是平行組織）。國際貿易法庭的一舉一動都應該公開化，讓不管是個人利益、團體、工會和國家都能夠把案子送進去。國際貿易法庭的角色，扮演著組織性任務，他們有權建議國際性的經濟條約，是否該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議程。凡是聯合國成員，不管是個人與集體權利，從衣食、健康、教育到住行都得由他們同意。這些基本權利硬搞進市場，那麼經濟性組織就該和國家一樣受到重視。這個東西和京都環境變遷協議是一樣的道理。

問題 10：可是京都環境變遷協議是個非常弱的判決？

回答：當然是，這我也同意。但總是需要時間。像國際戰犯法庭（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也是花了近二十年才被四十個國家認可。面對多邊貿易，提問什麼組織架構是基本的要求。我們需要建立長期的全球視野，不要太天真浪漫。所以說一定平衡的力量是需要的。

問題 11：但是像你所屬的組織，曾經喊著與其改革倒不如關閉世界貿易組織。北方與南方的經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否爭吵不休？

回答：「農民通路」組織的要求是「食物不要受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我們兩方面都同意「食物自足、食物安全、農民專利權」。對南方人民來說，食物自足權是抵抗進口農業的入侵。對我們北方人民而言，則是反對出口補貼和密集農業。所以說兩方面並沒有矛盾。我們可以展開不會損害農民利益的行動，不管這是巴西無地農的基因大豆種植、或者是我們才在去年一月幹的；讓南印度班加羅爾的農民，到法國傾倒基因米、或者有效的支援墨西哥扎葩思梯韃，我們的要求並沒有矛盾。當然，「農民通路」國際組織內部有不同觀點，從不同意見與經驗的交換，組織同是訓練又是辯論的形形色色的網絡。這才是真正的農民國際，也是把南方與北方搞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例子。

問題 12：難道全球化運動，不該反對像北約大西洋軍事組織(NATO)、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機構？

回答：這又更複雜了。不是說不反北約大西洋組織，而是在軍事衝突背後，正進行著經濟殖民的詭詐與毀滅性結構，此結構是通過世界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運轉的（打開跨國公司的邊界、撤除公共服務、私有化等）。例如，九十年代中期，在薩拉熱窩（南斯拉夫中部城市，Sarajevo），有些已經除役的法國軍團，代表魏萬第（Vivendi, 原先是法國國家水利單位『Eaux de France』）跨國公司全心全力研究南斯拉夫的水路與建設。當科索沃戰爭結束了，跨國公司留下來重建波斯尼亞的基礎設施，現在是魏萬第這種私人資本運作薩拉熱窩的水路系統。從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和其他地方，我們也看到這種宰制性經濟的形成。

我們當然需要痛斥單邊軍事強權，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是，經濟霸權遠比這個重要。所以說與其圍繞著軍國主義，到不如趨向對特定衝突的反戰運動。在波斯灣戰爭期間，法國有很強的反海灣戰爭的運動，因為密特朗社會主義政黨對這個運動提出公訴，所以這個運動曾面臨困境。西方介入戰爭僅僅是為了石油的利益，所以反戰人士以西方國家鮮為廉恥為由，走上街頭。科索沃和波斯尼亞戰爭的情勢又更為難以理解。反戰陣營一分兩路，一派人認為北約大西洋組織不該介入戰爭，另一派人說米羅什維奇是腐敗、國家社會主義兼法西斯政權，是舊式史達林主義在塞爾維亞的復辟，北約該介入。人們知道接下來在科索沃多年的屠殺行動，所以有很多該採如何反抗與團結形式的討論。我的立場是，反對任何形式的軍事。戰爭一但爆發，是會死人的。所以我也反對美國轟炸阿富汗。

問題 13：你對影響左翼思考的法國共和論份子（republicanism Chevenement）提出的反全球化運動觀點是什麼？又如對英國的貝恩（Benn）的態度是什麼？

回答：當我於 2000 年一月，參加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反全球化會議時，共和論份子同時在法國電台展開公共辯論。這涉及到兩種不同的反全球化觀點。共和論份子他們認為民族國家應該是全球化的防禦土牆，應設法抵擋跨國資本。但我認為這是幻想。跨國公司、多邊投資協議和自由市場，已超越國家邊界運作成另一個層級。所以在這個脈絡下，說我們可以有強的民族國家做靠山，這是講不通的。他們提出

保護人民的理由，是種慰藉式的海市蜃樓。當法國內政部長提出限制移民的移民政策時，連帶也將基本自由人權運作也廢除了。北方與南方人民的不平等關係，即時把邊界關閉，也解決不了基本問題，反而讓移民問題推向危險。

問題 14：美國是不是在多邊協議的關係上，唯一不讓削減其力量的民族國家？

回答：當然！美國完全控制國際貨幣組織與世界銀行，在安全理事會上他放一個屁，別國也不敢吭聲。美國政府只不過是大財閥的御用工具。美國政府的功能只簡化成，依賴大型企業的利益罷了！拿布希與高爾的選戰來說，人們很難做出選擇，因為是半斤八兩。反倒是綠黨候選人奈達的戰情，反應了美國政治的真實情況。候選人的產生，是有效地由金融與工業集團推選出，代表他們的利益。這個系統全然服役於金剛不敗的自由經濟利益。這在美國聯邦政府的層級上就很清楚的顯現出來了：跨國公司直接操作州政府機器。中央政府的功能像是起動機，用意識型態與憲法的形式支持州政府運作。但是，擴大成新自由主義層級，就不是只有美國所能維持的。在世界貿易組織裡，邊界打開了，裡頭有歐洲、美國的右翼和社會民主黨。但是，在歐洲，現任歐洲商會理事長拉米（Pascal Lamy 法國社會主義黨成員）（其繼承人布里丹 Leon Brittain 士英國保守派）的立場也是半斤八兩。今天到處都是壟罩著「自由主義萬歲！」這口號。我們應很有耐心的緊盯著我們各個國家內部的敵人，而不是只注意國際明星與政客。

問題 15：法國社會主義黨喬斯潘當上總理後（喬斯潘在年五月讓民族陣線勒潘打敗了），允諾要比布來爾（Blair，英國首相）或是史若德（Schröder，德國總統，聯邦總理。）更為基進的路線。你的評價如何？

回答：可怕的是，不管左派（如果社會主義黨有榮幸稱為左的話！）或是右派政黨上台，他們的經濟方案差異不大。例如，縮短工時並沒有明確實施，只是在每個不同工場或部門內部互相讓步妥協。他們將採取中間立場，因為大選將近。也可能會進一步吸納左派票倉，所以做出對自主運動感興趣的秀。但並不是說說而已！他們對自主運動並沒有任何政策方案。在多哈（Doha）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上，法國政府是跟在歐洲市場屁股後面。2002 年五月的大選是場廢票率指數的選

戰。很多民眾對左翼政權感到失望。他們並不認同這些左翼的候選人。在第一回合選戰裡，左派的票會減少。席拉克和鳩思平並沒有提供另類方案讓人民選擇。他們的社會遠見差距不遠。這個社會情勢是經濟邏輯逐漸升高，並朝向高於政治意志的狀態。政黨領導人只是為優勢的一方充做調解人。我們的組織不幫任何政黨，我自己也拿不定主義該投誰。

問題 16：可是你在總統大選中，已經有你的立場了嗎？

回答：從來沒有！我的角色志不在此，何況我們的組織是不站立場的。放話的人是丹尼爾（Daniel Cohn-Bendit）（他目前是法國綠黨 Les Verts 的歐洲議會議員，這個人很特殊，德法混血而有雙重國籍，68 年巴黎五月學運領導人，之前是德國綠黨的歐洲議會議員，底下是他網站 <http://www.cohn-bendit.org/> ），西雅圖抗議之後，社會主義黨又重申了我的立場。他們的目的是要讓社會運動分裂，把我們當作是蹦跳床，助他們一把去當他們的狗官。他們並沒有自己的自主運動的邏輯，卻在已建立好自主運動的政治場域之外扮演反對派勢力。我的行為從不像政黨領導人，或職業政客一樣，對人民不負責任。社會運動或我們的聯合體是能夠讓人民自己代表自己。現今的經濟體系是法律保障的獨立機體，假設我們要創造新的政治的話，就應該對這情勢有所理解。

問題 17：你在今年夏天到了以色列佔領的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農民一起抗議以色列的佔領行為。你從這個情勢中學到什麼？

回答：第一：我經驗到以色列以武力佔領巴勒斯坦，真是一點都不假的軍事殖民主義！以色列正在佔領區和在以色列內的阿拉伯人施以種族隔離政策。他們同時採用一系列新自由主義配套措施，通過剝削巴基斯坦廉價勞力，意圖將中東和全球生產巡迴旅行團合為一體。沿著佔領區邊界，我看到了和中墨自由貿易邊界一樣的自由貿易生產區。所以這個衝突裡，有很嚴重的經濟成分。聯合國需要建立解決方案。但也需要以基進的觀點，重新將經濟層面的問題聯繫起來，才能提供巴基斯坦人獨立發展的未來。

問題 18：金融時報曾經得意洋洋的宣告，911 事件已把反全球化運動逼向牆角。你如何評估，恐怖份子攻擊美國，改變了一切嗎？

回答：一點都沒有改變！世界情勢一如往常，反全球化運動也照樣進行。我們看到美國國內宣傳媒體醞釀出兵的需要。這個戰爭的目標讓無辜的人民遭受報復，他們已經飽受各種苦難折磨。轟炸阿富汗只對世界帶來不穩定。美國盯緊前蘇聯的中亞國家的石油利益，想要在石油暨經濟發展組織國（OPEC，以西歐和北美等國為主）之外，建立不受其控制唯一石油受益國。所以我們的主張是：「向塔裡幫說不！向恐怖主義說不！向戰爭說不！」。

我們也在經濟危機中，也看到新意識產生了。他們對經濟管制與公眾介入的需求提高了。我們多年來所建立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自911事件之後更為令人信服。但對那些簽署支持戰爭的國家，他們以為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可以解決不同國家和社會既成的不平等關係。他們腦袋不清，911事件恰好是讓人民清算這些簽署國之國內既存的社會和意識型態，並要求基進改革。這些國家反而尋求國際擴張，逐步升高與蔓延國際衝突。當新自由主義增加世界的苦難時，正好擴大受苦的人，採狂熱自殺性行動攻擊新自由主義。

我的隨堂筆記

農村與城市網絡的建立

■ 董雅玟

講師介紹：

靜宜外文系畢業後，教了 13 年的書，因為孩子的一句話毅然辭去教職，把時間留給孩子，並加入媽媽輔導團陪著孩子成長，後來進入消基會義工行列卻無心插柳，因籌組義工工作室且運作順利，而成立南區分會成爲第一任總幹事，在消基會因推動多項環保活動而榮獲全國十大環保義工，接受總統召見，也因長期接觸環保，深知此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必須長期耕耘，故離開消基會籌組「綠的關懷協會」——一個倡導生活環保以追求綠色生活爲宗旨的環保團體，曾推動購物袋、祖母小秘方、綠色消費、二手衣、綠廚房等活動，希望能創造環保與健康的雙贏，並在 90 年與台北、台中共同爲實現「共同購買」的理想，而成立「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並獲選爲理事，目前負責南社的組織運作。

心中的期盼：

1. 建立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互信與關懷。
2. 讓消費者能看得見每一位生產者。
3. 以聯盟代替孤軍奮鬥
以「共同購買」打破「高利潤的壟斷」共創作事業。
4. 全球思考、區域行動。

演講大綱

I. 面對強力競爭，所面臨的挑戰

- A. 土地
- B. 生產者
- C. 消費者

II. 危機變轉機

III. 有機農業的推手－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

- A. 組織簡介－起源自日本“共同購買”運動
 - －在台灣的發展史
- B. 特色：
 1. 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信
 2. 讓消費者看得見每一位生產者
 - －生產者之旅
 - －產品介紹
 - －農友大會
 3. 支持本土農業
 4. 自創品牌
 5. 認錯與賠償
 6. 協助弱勢

IV. 加強競爭優勢的願景

- A. 精緻化、專業化、品牌化、生態化、生活化
- B. 創造價值
- C. 永續經營

參考書目：從廚房看天下
綠色希望
有機報告

遠流出版社
天下文化
漢聲雜誌社

我的隨堂筆記

日本的有機農業運動

■ 井出茂康

「提攜」體系：

生產者—消費者合作夥伴與日本有機農業協會（JOAA）

◎本資料整理自日本有機農業協會網站：

<http://www.jca.apc.org/joaa/>

1・JOAA 的概要

日本有機農業協會（Japan Organic Agriculture Association）簡稱（JOAA）在 1971 年 10 月成立。它是一個非營利的志願組織，主要由有心發展及推廣有機農業活動的生產者及他們的顧客組成。JOAA 完全依靠會員繳費運作，沒有接受政府或機構的資助；在其每月通訊中亦沒有任何的商業廣告，在經濟上可說是獨立的。

在 JOAA 成立的 70 年代，日本正值史無前例並且難以置信的迅速經濟增長，每年淨 GNP 增長率超過 10%。草率的工業化帶來了環境污染及破壞。因工業化學品而引起的疾病及中毒事見接二連三發生，水俣病就是其中一個最悲慘的例子。當時，經濟效率這句座右銘風行全國；食品加入化學添加劑；農業受到鼓勵大量依賴化學產品；人民生活及自然環境開始受到極大的破壞。

有些消費者（尤其是城市居民）對食物安全感到焦慮。他們要求不受污染的糧食；例如蛋、牛奶及其它沒有加入化學添加劑的加工食物。另一方面，有些農民們意識到農業化學產品對人體及牲畜造成的傷害，明白這會損害土壤的肥力，他們於是開始實踐有機耕種。JOAA 的成立聯繫了這些體系，並鼓勵他們互相幫助。

發起這個聯盟的，是 Teruo Ichiraku，他曾任合作研究協會（Cooperative Research Institute）的會長。他受到當時關注這個問題的人士的活動所啓發。包括了以自然耕作而著名的 Mausanobu Fukuoka，以及 Giryō Yanase，他指出受污染食物與其引發的疾病之間的緊密關係；還有 Shunichi Wakatsuki，是一位致力於農業醫療服務而有領導地位的醫生。這些人都為合成化學產品所帶來的傷害而發出悲鳴。創會成員有 29 位，第一位代表是 Tomonosuke Shiiomi。其他重要的成員還包括 Teruo Ichiraku、Jin Adachi 及 Toshinao Yokoi，他們都

是微生物學權威，此外還有自然耕作領袖 Yukio Tsuyuki。

「有機」意味在自然現象的動態背後有著規律和法則。它導致一個信念：農夫們必須順應著這些規律與法則來幫助自己工作。其後，這個詞又多了一重意義，那就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應該建立「有機的人際關係」。

目前 JOAA 有 4000 名成員。耕作者占 20% 至 25%，其他成員主要是顧客，其中亦有農業博士和醫生、經濟學家、合作社員工、新聞從業員等等。

JOAA 出版月刊《土壤與健康》，每月舉辦研討會，並為想參與有機農業運動的人士舉辦課程（每年 2 次），亦主辦關於有機農業的特定主題的會議。全體大會則每年舉辦一次。所有活動都是要把成員聯繫起來及發展活動。任何人同意我們的原則都可成為我們組織的成員。

2 · 背景——日本工業化及農業現代化的迅速發展

粗略而言，日本位於溫和的季雨區域。

陽光充沛，雨量充足（每年 1200 至 3000 毫米雨量）、四季分明。由於 70% 的土地被森林覆蓋，耕地有限，差不多若 80% 的農民的耕地不多於 1.5 公頃。幸運的是土地上有很多河流及溪澗，而且土壤肥沃。每年有 2 至 3 種農作物會輪流在田地裏生長；而當稻米收成後，水田便會用來種植小麥或者其他蔬菜。各種的蔬菜、穀物及水果都有人種植。稻米被視為主要糧食，在全國廣泛種植。水田可用來和緩和淹水及可儲存地下水，它們在保護自然環境的功能應受到重新估量。

農村社區在大戰中失去了生命力。儘管如此，農民們在戰後被迫向嚴重缺乏糧食的城市人口供應它們的產品。他們被要求增加耕種的生產力。另一方面，根據美國的佔領政策，地主必須交出他們大部分的土地。結果便出現了大量的個體戶農民。他們非常積極，並且改良了傳統的耕作方法及技術，因而增加了生產力。直至到 60 年代，農業是複雜的，且在地區層面上是自給自足的，農民的生活，也差不多是自主的。

但是，在 1954 年美國開始向日本輸出它剩餘的小麥。這是兩國軍事協定的附帶結果，亦提供了美國向日本增加出口農產品的管道。自 1960 年開始，農村深受其害，變成向城市供應勞動力。

根據 1961 年通過的農業基本法 (Agriculture Basic Law)，農業首先必須提高生產力。『現代農業』便被定義為大規模、單一作物、機械化、設備良好、專門化，並且依靠化學產品及石油燃料。

結果，日本的農業爆發了極大的危機；農村社區疲憊不堪，日用糧食受化學劑及抗生素等物質污染。農業社會還要面對其他嚴重的問題：

- (1) 愈來愈多農民依靠其他職業維持生計
- (2) 愈來愈少年輕男性從事耕作（農民很難找到配偶）
- (3) 農民不會種植低報酬率的農作物
- (4) 缺乏腐植質使土壤失去肥力
- (5) 大規模的連續單一作物 (successive monoculture) 帶來了傷害
- (6) 生態系統失去平衡令植物的疾病及蟲害經常出現
- (7) 人體、農業產品、土壤、地下水、河流溪澗以及空氣都受到農業用化學劑的污染
- (8) 豢養牲畜的方式極人工化及極不人道
- (9) 耕地面積減少
- (10) 糧食自給自足率下降（特別是穀物），並大量進口牲畜飼料

在 1980 年代，大量的農業產品進口以平衡貿易。糧食自足率繼續下降。在 1991 年，以個人熱量來計算是 46%。在 1992 年，政府提出了一項政策，認為應該有更少農民來管理更大規模的種植。而為了使耕作更有效率及在世界上更具競爭力，需邀請商業機構去管理農業。政策雖然提及堅持保護自然環境，卻不見得很熱心，而且沒有提及任何計畫或者程序去減少使用農業化學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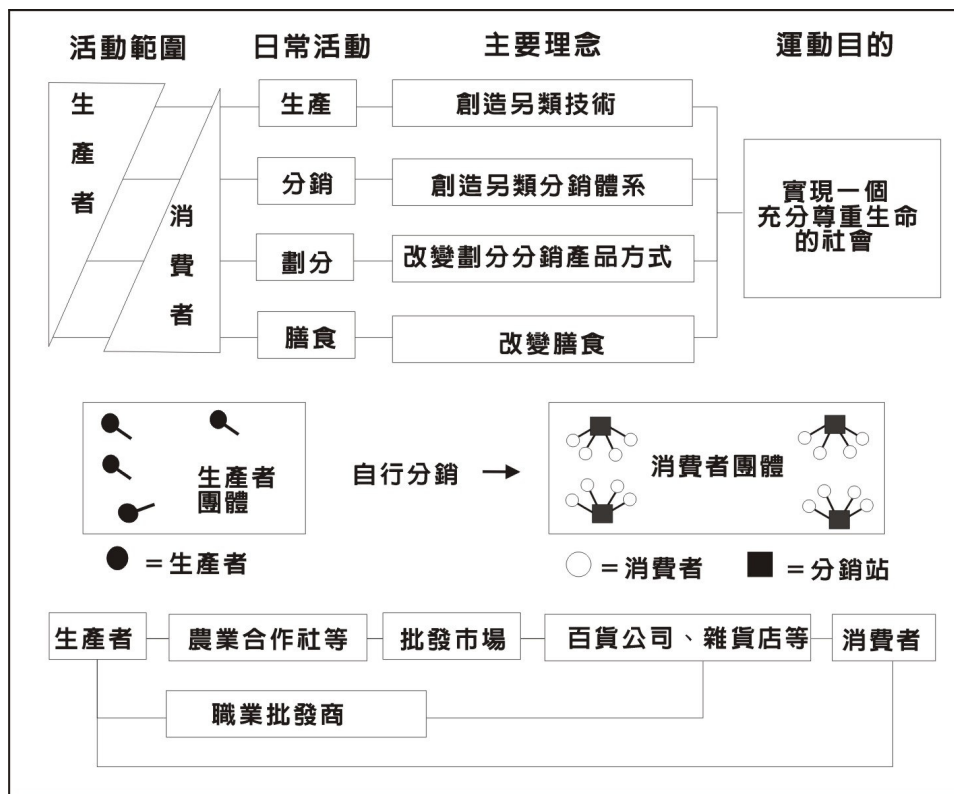
農村地區被發展中的城市、高爾夫球場及度假設施侵蝕。太過於注重製造及商業性的工業而忽略了農業（當然也忽略了農業地區和有關的人）。

很多農民並不為自己的職業及傳統生活方式而感自豪，它們很難抱著一個有希望的前景。年輕一代不願意繼承祖業，而去年亦只有 1800 名農業學校的畢業生敢去從事耕作。可是另一方面，你也能見到一些年輕人放棄在大城市工作，走進有機農業的生界，尋找一個更光明的未來。

3・有機產品的分銷

(a) 『提攜』(Teikei) 的開始

本會的一個原則是在生者與消費者之間建立一個『提攜』系統。『提攜』的意念是要創要一個另類的分銷系統，不依賴傳統的市場。雖然『提攜』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但基本上都是一個直接分銷的系統。為實踐這個原則，生產者與消費者會直接對話與接觸，加深互相的瞭解；雙方都要提出人才及資金去支援本身的運輸系統。在這個系統裏，他們通常會設立運輸站，使差不多 3 至 10 個家庭的消費者都可以取得已運抵的產品。(見圖)



日本有機農業運動就是由『提攜』系統開始的。『提攜』不單只是一個實踐的理念，亦同時是一套透過互動而創造出來的動態哲學 (dynamic philosophy)。

(b) 增長中的有機產品市場

自 70 年代下半葉，批發商及菜販開始售賣有機種植的產品。後

來天然食物店、百貨公司或超級市場都有供應。他們很關注消費者對更安全的食物的需求。

在 80 年代，特別是 1986 年蘇聯車諾比爾核電廠意外發生後，人們都對食物安全愈來愈強烈關注，對於有機種植的產品需求劇增。為回應這股趨勢，商人們趕忙加入這個行列。他們存心謀利，用極昂貴的價錢出售貨品。

結果市場上充斥著假貨。『有機』、『無化學成分』、『少化學成分』、『天然種植』、『微生物有機種植』等標示可在很多的雜貨店見到。而有這些標示的貨品售價都較昂貴。

(c) 最近訂定的標示條例

在 1992 年 10 月，漁農林業部制定了『有機種植蔬菜與水果標示的特別條例』，並在 1993 年 4 月執行。其後，部門更把『具體 JAS 標準』（亦即種植農作物方式的標準）合法化；JAS 原本是負責批准加工食物標準及標籤。可見政府是有心管制品質保證的程序。但是，這些標準卻深受為求圖利的商人及企業的影響，而且標準的定義亦不夠嚴謹。例如，會有『減量化學劑產品』或『含少量化學劑產品』這類標示出現。這些模糊的定義肯定會導致欺騙，並且有違品質保證的原意。主要的消費者組織一直反對漁農林業部所制定的標準，因為它們在多方面妨礙了真正有機農業的發展。而有機農業只能在生態圈中運作。作為 JOAA 的成員，我們亦不能同意這套標準。

就以上所提及的，日本在有機種植產品品質保證的合法化過程上跟美國或歐洲國家的做法有很大分別。在歐美等國，有機種植者及他們的支持者處於領導地位，並通過本身的經驗和實踐來提供知識與智慧。品質標準的制定是通過非常民主的過程。日本的情況就不一樣。如果制度不是通過民主而產生，便無法知道執行過程是否民主。整個過程可能受到商業模式的控制，妨礙了有機農業的健康發展。

4 · 生產者嘗試走進傳統市場

在日本，對於品質保證標準制度的討論有很多。在日本批發市場的架構裏有很多層次的批發商。他們橫插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令雙方無法瞭解另一方的情況。因為這個原因，JOAA 的生產者與消費者便發起了『提攜』這個獨特的關係，並且在互相信任的關係上去互相支援。為了要使系統運作，他們用創新的方法去招攬有機農民及

去收集和分銷產品。就跟以前一樣，消費者能夠在他們自己創造的市場裏得到有機產品。

他們不能夠忍受重視產品的花巧外型和運送效率多於產品安全的傳統市場系統。他們知道這樣的想法既蒙蔽生產者的良知，亦不能夠討好消費者。重要的是傳統的市場系統未能夠支援有機農業在『生產方式和管理方法的可持續性』。其中有兩點要特別注意：

- a. 傳統市場系統並不總能保證有機產品的高價值。市場價格是由供需平衡來訂定的。這意味著當有更多人從事有機種植，並推出大量的有機產品到市場時，有機產品的價格便會下降。現實高昂的價格是由於供應短缺。
- b. 『消費者的需求』未必可信。這一類的消費者才會有無止境的需求：他們永不會注意到生產者會因為他們對農業產品的錯誤選擇而錯誤經營自己的耕作。這類的消費者要求貨品『免費、便宜，這樣那樣』。而且，他們亦希望在任何時間都可得到所需的數量。

這種自我中心及無止境的渴求令價格不穩定，亦迫使供應者付出不必要的精力去美化產品。生產是無法在這種遊戲中勝出的，而在長期經濟衰退下，對昂貴的有機產品的需求亦會不穩定。

在傳統市場裏生產者與消費者是完全分離的，不能確保有機農業管理的可持續性。這方面，『提攜』表明了本身是一個有希望的另類方式。

5 • 基於『提攜』的有機農業運動

I. 『提攜』的基本含義

『如果只是著眼於有機農業等於不使用化學劑這個技術角度，你便無法留意到今天所要面對的許多矛盾。』

—Teruo Ichiraku

簡單來說，日本有機農業運動的目的是要讓農業有途徑去走他應該走的道路。日本農業的很多方面都已被扭曲：技術制度、管理、哲學、分銷系統、消費結構和農業政策等。我們這個基層運動是要透過改變自己的生活與思想方式來改變這個扭曲

的情況。

換言之：

- 1) 化學劑所帶來的禍害並不單純是技術的問題，它象徵著分銷制度、消費結構及農業政策機能徹底失常。
- 2) 膨脹的商業化市場及食品工廠攔截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溝通，結果欺騙了他們。
- 3) 雖然消費者沒有意識到這個惡性循環，他們本身亦有責任。
- 4) 爲了改正現實的狀況，生產者和消費者應建立一個有機結合的關係，並且參與運動，去理解及幫助對方。這是我們在運動中經常強調的。

在我們運動中所建立的最有特色的方法就是『提攜』（即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合作夥伴關係。）透過產品作爲媒介，消費者與生產者得以接觸，這股動力驚人地改變了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及生產者的管理模式。

II. 『提攜』的方針

◆ 合乎生態原理及最終能夠自給自足的農業。

食物的基本功能是養育生命，所以耕作的基本功能是要農民的家庭溫飽。爲了供養你的家庭你要做到自足，你需要種植一定數量而種類不同的農作物和飼養一些牲畜。你所管理的規模不應太大。你可以利用自製的堆肥和牲畜的糞便做肥料。在『提攜』的體系裏，消費者（一般是城市居民）可以獲得生產者供應剩餘的穀物及產品。就某個意義而言，他們是屬於一個大家庭。

食物本來不應是出售來謀利的。那麼當然在農業中，效率就不像在製造業中那麼重要，而且不應該使用有害的化學劑來進行大規模生產。最重要的是利用自然的生產力，符合環境保護地利用當地的有機物料來作爲肥料。與自然保持和諧，農業應該是充滿活力的。

◆ 消費者協助生產者，體驗耕作

上述那種形式的農業依賴勞動力。在『提攜』體系裡，消費者會探訪他們的生產者，在農場裡幫忙，分擔那種改正過來的管理所需要的勞動力。我們稱之爲『en-no』。不同的組別對消費者的參與次數和程度有不同的要求。這種安排的普遍優點就是要讓消費者在直接投入農業活動時更理解農業及農場。

◆ 簡化挑選及包裝程序

在傳統的日本市場，你要花心在陳列貨品的大小以及外型上，亦

要為特定的農作物預備特定的數量。這些都是農業廣泛應用化學劑的主因。在『提攜』體系裡，生產者在分銷產品給顧客時，不用花太多時間去挑選，不用管大小不一，有沒有泥土亦無所謂。包裝變得簡單亦節省勞動力。

◆ 自行分銷

生產者知道哪些人食用他們的產品，消費者亦知道誰照料他們的食物。他們會熟絡起來，亦會透過交談和共同工作加深理解彼此的生活方式。『提攜』代表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友善關係。

◆ 飲食的轉變

消費者會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他們的飲食及購物方式。他們一律會接受農場運來的產品，無論產品的大小、數量及外表怎樣。

他們要隨著季節性的產品來調節飲食。首先要考慮的是材料，而不是食譜。不同季節所提供的不同農作物的營養和益處是最自然的，消費者因而避免了那些不合時節但用人工栽種的產品。

◆ 如何定價

『生產者必須重視消費者的飲食和健康，正如消費者須重視生產者的生計。』

雙方透過直接協商，達成價格協議。一般價格會高於傳統市場的收購價，生產者會感到滿意。另一方面，消費者也會滿意這個價錢，因為它與雜貨店的蔬菜同樣便宜，而且品質更好更安全。『提攜』價格的訂定，通常是要保障生產者合理的生活支出及生產成本。明顯地，這樣的定價有別於傳統市場根據供需平衡機制。

有些消費者組織甚至進一步，到了值得注意的程度：他們甚至賠償生產者因為改變管理模式而減少的收入。他們預備了一個耕作基金（不收利息的貸款）；當生產者因為天然的災禍、意外等事而出現經濟困難時，便伸出援手。

這樣，消費者可以減輕那些勇敢地改變經營方法而採用有機種植的生產者的負擔。生產者得到相對穩定的收入，較少受每年收成及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他們可在這個『共存的關係』中得到財政保障。這同時令到生產者投身於改良耕作方式或者可持續農業。結果皆大歡喜，消費者也可以享受穩定供應的健康而安全的有機種植產品。

以上的實驗和經驗都總結在 1978 年 11 月出版的『提攜十大原則』裡。我們運動的發展一直都意識到『提攜』的原則。

提攜十大原則（摘要）

- 要建立一個友善而富創意的關係，而不僅是貿易夥伴。
- 根據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預先安排的協議計劃來生產。
- 接受生產者送來的所有產品。
- 深化雙方的溝通以求互相尊重與信賴。
- 無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採用自行分銷的方法。
- 在組織活動上體現民主。
- 培養學習相關有機農業課程的興趣。
- 就算過程緩慢，都穩步朝向最終目標：大家相信有機農業管理是一種合乎生態的生活。

6.爲了自立自主、自給自足的在地有機農業運動

在『提攜』運動中的生產者希望盡量自足。大部分農夫要管理的事情頗複雜：他們需要照料牲口以及不同種類的蔬菜。他們的耕作是在自然環境中物盡其利而不干擾它。在『提攜』運動中，『在地自足』（local self-sufficiency）這個概念由此而生。它指我們消費的食物都在一個獨立的在地單位中生長，製造和加工。這個概念與非集中化（decentralization）的概念是緊密關聯的，但在日本仍未成熟。

現時全日本大概有 500 至 1000 個消費者團體與有機種植的生產者建立『提攜』關係。團體規模不等，由少於 10 個家庭到超過 5000 個家庭都有。大部分情況下，團體聯繫的生產者就在臨近地區，而數目時多時少。愈來愈多的合作社都利用『提攜』或直接分銷的系統。（現時日本有 650 個合作社，包括 1 千 6 百萬個成員）。

可是，成立至今，協會已有 22 年，『提攜』運動實際亦遇到一些困難。

在消費者方面有以下問題：

領導人已經上年紀；統籌委員會的成員往往是固定的；因爲婦女們有更多機會工作及參與社會事務，較少的家庭主婦會義務分擔小組的工作；現實有其他較方便的方法去購買有機產品，不少消費者開始討厭這種獲得有機產品的麻煩程序。

在生產者方面有以下問題：

那些主要的種植者已經年老，即使不像傳統農戶家庭那麼普遍，他們也埋怨兒子們不繼承父業；隨著消費者的成員人數到達頂點，產品消耗量也在下降。

雖然如此，『提攜』在今天更具重要性，因為：

- 越來越多農產品進口及農業商業化的入侵，農民的自立自主變得很重要。
- 為解決環境問題及維持食品安全，需要更多支持真正有機耕作的人。
- 消費者在有機運動中參與建立一個自足的食物供應系統變得越來越重要。
- 『提攜』的優點是能夠把農業在社會上放在一個較高（亦即較合適）的地位上，這會使社會更可持續。
考慮到這些重要的層面，我們必須為『提攜』尋找一個更好的方向，使它未來一個世紀更廣為接受。

7· 前瞻

首先，我們必須整理過往 22 年的資料及經驗並加以詳細研究。技術上，我們需要確立最合適的有機農業方式。日本是東南亞的一部份，其多雨的氣候亦不同於西方，有機農業的方式要是日本化而非歐美化。

我們要另尋找另類生活的人士更熟悉『提攜』運動的方式和成就。

我們要加強『提攜』小組的團結性及加深他們的溝通；用更積極的態度聯絡其他的民間、環境保護和消費者組織；運用『提攜』運動對生產者及消費者的重要性來影響政府，無論是中央及市政當局。

我們因此要求政府頒布一些推廣及幫忙有機農業合理發展的政策，把有機農業放在日本農業的中心位置；同時，我們亦會在基層令人認識到有機農業方法和管理的可持續性。

我們固然尊重 IFOAM 再建立及維持標準—證明系（Standard-Certification System）上長期而貫徹的努力，但是亦想謙虛地建議 IFOAM 更關注像我們那樣利用『在地自足』作為基本概念的『提攜』運動。

有機農業運動的展開及環境社會學的課題

原作：木舛瀉俊子（日本淑德大學教授）

翻譯：封靜宜（和春技術學院日語系講師）

鍾沐卿（龍肚庄誌編輯委員召集人）

1970 年代各地自發性地開始實踐的有機農業運動從被視為異端、遭人白眼的艱困狀況下產生了「提攜」這種獨創的運動型態，並促進了包括食物的生產—流通—消費的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

但進入 1980 年代後期，農政層級的環境保護型農業的政策化、以及爲了將有機農產品納入市場流通而出現的制度化，有機農業進入了「制度化、政策化的階段」，從「運動」進而在產業社會中具備「商業」的條件。隨著有機農業的廣泛流通及外國進口量的擴大使得有機農業原本具備的「物質循環性和生命循環的原理」有崩盤的隱憂。

在此種狀況之下，邁向健全的有機農業的穩固、擴大，保障地區的多樣性以及循環性，構思出其中的關聯性(社會關係及社會系統)，是一直被問及的課題。

本稿將日本的有機農業從以前至今是如何利用「地區」，如何和「地區」交流，如何改變「地區」，這些運動的展開分成下列諸點考察 (1)自給自足農場的創立(2)和消費集團的合作(3)有機農業引發的地區重建運動，並嘗試提出環繞有機農業的環境社會學的問題視角和架構，以及今後研究的課題。

關鍵字：有機農業運動、合作、社會運動的「制度化」、物質循環及生命循環、自給自足

一、前言——有機農業運動的現階段

相對於欠缺熵(entropy)的處理機構的工業，農業原本就是包含熵(entropy)的處理機構的人類產業。但日本農業和起始於高度成長社會近代化、產業化密不可分，「基本農政法」之下促進〈農〉這個產業的工業化、化學化，結果導致了因農藥及化學肥料所引起的人體傷害及環境污染、加速沙漠化及土壤的流失、農村的人口外流等農村自身及有關農村的環境問題。

今日，「過度依賴農藥及化學肥料的農業法對環境是無庸置疑的

劊子手」，因此「農業法不轉換則談不上日本農業的再生」(工藤，1993:203)這種見解連從以前一直認為「農業問題的座標軸定位在農業=貧困問題」的農業經濟研究者，也開始主張起來的情況來看，加諸農業環境的負荷正在昇高⁽¹⁾。

另外，日本國會及行政部門重新審視有機農業的風潮是從 1980 年後期起。由自民黨集結的「有機農業研究議員聯盟」(1987 年 4 月，2 年後改稱「有機農業促進議員聯盟」)、農林水產省農產園藝局內設置「有機農業對策室」(1989 年 5 月，92 年 4 月擴大為「環境保護型農業對策室」)等等，發起一連串的活動。這些活動可看出，在歐美朝著重視環境保護型農業及 LISA(低投入，持續性的農業 Low Inpu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的農業政策的轉變所帶給日本的巨大影響。

但在 1970 年前後各地自然開始實踐的有機農業運動，一開始讓人直覺到生命體以及環境的危機。1971 年 10 月，擔憂農藥禍害及食品公害所帶來的健康現狀的醫學者、農學者、工會等集結「日本有機農業研究會」，但在當時仍被視為異端、遭人白眼，被揶揄成“勇氣農業”。在這種困難的狀況下因應而生出「提攜」這種獨創的運動型態。有機農業的思想及運動的理念導致食物的生產—流通—消費全盤的社會經濟組織的變革。

而今，隨著產業社會的高度化，加速解體的農業的再生、村落的「內部的發展」，都賦予以自給自足為主軸的「有機農業」很深的期待。換言之，土地的疲乏及連續耕種帶來的品質低劣及減收、或是引進基幹作物的稻米部分開放等等，似乎帶給危險的農業現狀一記警鐘，覺悟到農業環境的保護以及產地、生產者的存活而致力生產「安全美味的農作物」，因而嘗試轉變為「有機農業」。

另一方面，在農政層級上，「農業=環境問題」顯在化，消費者對於「安全的食物」的需求增加等情況下，「有機農業」的環保機能特別受到重視。政府於 1992 年 6 月發表的主要政策之一的「新的食物、農業、農村政策的方向」(新政策)高唱環境保護型農業的推動，「將有機農業也定位成環境保護型農業的型態之一」。然而，政府推動的環境保護型農業的「首要目標」是將農藥化學肥料的使用量減少二至三成，將目前被稱為「防除曆」的各地標準的防治病蟲害的用量減少二至三成的設定，可以說是達到了目標，但被批評為和近代農業並無不同。另外筆者以為，不重新審視農業政策的根本問題而號召環境保護型農業的做法基本上有問題。

和這些運動同出一轍，爲了增加附加價值將有機農產品「商品化」「差別化」，標榜「有機農業」、「環境保護型農業」，爲了使有機農產品廣泛流通的制度化也起跑了。農林水產省所提示的國家層級的「有機農產品」標示的制度化(1993年4月的「有機農產物等青果物等特別表示政策指標」的施行，以及因應JAS法改正新設的JAS規格)爲開端，地方自治團體、生產者團體、流通業者所制定的規格、基準的設立如火如荼地展開。進入90年代，被視爲「新社會運動」的「生態學運動」「環境運動」正逢「制度化、政策化的階段」(寺村，1990:63)。以「對生命的覺醒」爲出發點有機農業也面臨「制度化、政策化階段」的新局面。換言之，從「運動」開始出發有機農業在產業社會中形成了作爲「商業」所具備的條件及狀況。(國民生活中心，1992)。

哈瑪斯有名的理論「藉由系統所達成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也可看成是在「產消合作」的「生活世界」中進行。亦即，以生產者及消費者爲主體的相互變革運動爲目標的「有機農業」能進入到支持國家政策及官僚機構、產業社會的組織裡。再者，經濟的全球化及無國籍化的浪潮中，有機農業的輸出入有增加的傾向，流通也擴大了。這也促成了有機農產品的國際化的統一基準及標示的制度化。

二、有機農業研究的動向及本稿的課題

從根本來探究現代文明而出發的有機農業運動包含的廣泛問題，絕非只是農法、技術、農產品物流的問題。食物及環境污染、健康、食用方法、生活型態、能源、資源問題、第三世界、反原爆、巨大科學技術、工會、共同體、地區社會等，各種問題交錯橫生。和如此廣泛的研究領域相關的有機農業的調查及研究，在生態學及醫學、農學、農業經濟學、工會等無數領域的專家及實踐者的努力下累積了學術上的研究成果。⁽³⁾在此爲了導入環繞有機農業的環境科學的分析角度及課題，首先將透過有機農業研究的評論，來探討至今社會科學者如何研究有機農業。

據筆者所知，至今透過社會學家所做的有機農業研究不多。初期研究中，有中野芳彥等所從事的實踐有機農業運動的生產者團體及消費者團體的一系列調查報告。「生產安全的食物以供食用之會」和千葉縣「三芳村生產團體」的合作，以及「葉之會」和千葉縣野榮町的生產者・熱田忠男氏的合作等相關事項的分析(中野等，1982,1983,1984,1985)。另外，谷口吉光以「所澤生活村」的消費者團

體的成員身分，以此為中心參與觀察，將提攜運動視為是追求「和生活的場所裡的主體性之間的合作」的「『生活者的形成』的過程」(谷口，1988,1989)。1982年以來松村和則及青木辰司所從事的山形縣高田町有機農業研究會的研究，有別於現今的有機運動報告那種以都市及消費者的觀點來看運動理念的提倡及實踐，而是以村落為主的農民以及農村的觀點來描述有機農業運動的地區性展開為其特別之處。筆者也以身為半途加入的共同研究員的身分所整理出來的『有機農業運動的地區性的展開』(松村等，1991)，是透過近十年的調查及農援的交流的研究成果。另外還有著眼於對抗近年來農業解體的危機狀況自覺性地從根源去重新檢視「食與農」的本質的農民及農民集團的運動的野德貞雄的研究。其研究是福岡縣桂川町引進合鴨並實施無農藥栽培及產地直銷的古野隆雄氏的農業經營、直營的實態、集落及農協間的關係等的事項分析。(德野，1990)。如上所述，截至目前社會運動學者所做的有機農業研究，除了谷口以外，均由從事村落社會研究的社會學者所擔當，從農村及農民的角度來探求為主。

另外，嘗試類型化環境運動的寺田良一，環境運動的志向及目標(「過度的產業化及國家介入的抑制」 \longleftrightarrow 「永續可能的自律社會、經濟的替代方案」)以及屬於操作者的領域(「貫徹產業社會的生產效率至上主義的領域(產業的領域)」 \longleftrightarrow 「『生命的(第一次的)生產』」及地區、環境、家庭等基本的人類生活的領域(非產業的領域)))這兩個主軸分成四個類型，將有機農業運動當成其中的「自給自足型」的環境運動典型。根據寺田的說法，「『地區自給自足』」在廣義上是包含在『經濟的替代方案』，但暫時如此說明的原因是，這些並非是由企業所生產的工業製品或商品，而是像農林漁業般在仰賴各地區獨特的環境生態系的『生命系統的生產』場上，為了保護作為『地區資源』的生命糧食所一直維持的地區社會的實物經濟的富饒所做的運動」。(寺田，1990:83-88)但是，寺田只是停留在將有機農業類型化為新社會運動的一環。

筆者因採訪了都市居民所嘗試的消費者自給自足的農場實驗「蛋之會」，1970年代前期開始關心有機農業，漸漸地將其視為研究對象。但並非刻意做社會學的研究。當時是追求「安全的食物」的都市消費者和農藥被害者的自衛以及意識到土地疲乏的生產者集結起來，在各地自然發生的有機農業運動具社會的感染力而陸續產生的時期。在此狀況下，可以說是被有機農業運動的課題，或從其中所衍生的地區自

給自足及有機農產物流通的實踐性的問題的衝擊下進行調查研究。(4)

從 1970 年開始長達 4 年的有機農業研究在國民生活中心展開的動機，共同研究者的多邊田政弘如此描述。「不僅這個『新運動』的歷史的必然性不容忽視，有感於對於日本的農民運動和消費者來說今後將成爲日趨重要的意義及角色，是故，此『新的內容的運動』從何而來，從何而去，這整體的藍圖要設法入手。」(國民生活中心，1981:6)。我們對研究對象所採取的研究態度是重視「自身以生活的主體自居的那種攸關切身的一種關心」的「融入方法」。也就是，「不是以精準的工具來切入問題」而是「首先，分析者的目光要進入對象群裡，這種等身大的功夫是必要的」(國民生活中心，1981:6)。

但是，筆者本身已習慣於社會學的思考以及對事物的看法，問題的關心層面中社會學的色彩很濃郁，但是，不只是社會學，也極力重視在其他相關的諸科學的見解以及理論上，從運動者及實踐者的<生命>及生活中去接近他們的態度。換言之，不僅是有機農業，環境問題以社會學來處理時，具有學際性的全盤透視的問題機制是被要求的。並期待在其中將社會學固有領域的問題好好的定位並研究。這點是筆者從事有機農業社會學研究時常常自勉的。

飯島伸子表示「地球環境的問題若以社會學來分析的話，很多面向是在捕捉地區社會所發生的問題」(飯島，19993:246)。誠如飯島所述，距今的社會學者所從事的有機農業研究問題幾乎是以實踐「產消合作」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地區的運動的展開。朝向發揮地區的自然及資源的永續的自給及自立的農法，農業的轉換，也根本的改變了向來對「地區」的看法及交流。也就是，「以新意看待農業時，包圍農業的地區也帶著新意呈現」。(國民生活中心，1981:275)

加上這種「地區」的觀點，對於有機農業的轉換，也就是跟隨農法(技術)的變革的社會關係及社會系統的考察也以環境社會學固有的問題浮出檯面。

保田茂認爲有機農業是「立足於物質、生命循環的原理」。亦即，「有機農業就是止棄近代農業內在環境、生命破壞的性格，在立足於土地—作物(--家畜)—人類的關係上的物質循環及生命循環的原理上，致力維持生產力的農業的總稱」(保田，1986:12)本來，含括熵之處理機構的人類營生的農業將其工業化、化學化的結果，自然會面對這些事物的反撲而產生「有機農業運動」。因此「有機農業運動」是從根本探索環境破壞性的近代農業及近代產業社會，內化根本的問題

解決、社會系統變革的志向。由此引導出的環境保全的、持續可能的農法(技術)的轉換以及社會系統的考察，是「有機農業的環境社會學」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這論點簡直就是高田昭彥所定義的環境社會學的分野之一⁽⁵⁾。另外，鵜飼照喜所提出的(鵜田，1992a,b)「社會的物質循環論」(高田，1995)這項環境社會學嶄新的獨特的觀點，已經涵蓋在「立足於物質、生命循環原理的農業」的有機農業為研究主體的架構中。

這個問題和日本的「商學會」的主要創始人故 玉野井芳郎、槌田敦藉由和「天動研究會」(其他的成員為室田武及中村尙司)這個小研究會的研究交流而成立了在商處理機構上生命系統的「人類社會的主體性、自主性」的主題相重疊。

多邊田表示「以無所遁逃的多樣性的地區的現實生活的時空為根據時，需要的是【天動世界】的認識」首先著眼於環繞【地區】的多樣性及關係性，再追問朝著將外圍延伸的大大小的循環恢復成物質循環需要建構怎樣的社會系統」(多邊田，1995:52-53)⁽⁶⁾。

就環繞有機農業的環境社會學的課題來說，將人類對自然所施加的農法朝恢復物質循環的方向轉換時，是如何把握有機農業的展開場所「地區」，如何建構出涵蓋生產—流通—消費的社會關係及社會系統的問題。

為了接近此一課題，關切有機農業的農學者、農業經濟、工會、環境問題等的研究者及實踐者留下龐多的研究及報告。例如，針對有機農業物產的流通問題，筆者所進行的研究以多樣化的流通的實態分析為資料，試著提出建構怎樣的生產—流通—消費的系統才能和健全的<有機農業>的轉換、擴大有接點。(國民生活中心，1992)

迎向「制度化、政策化」的新階段有機農業從點擴大到面的狀況下，日本的有機農業向來是如何掌握「地區」，如何和「地區」互動、如何改變「地區」，這些地區展開的諸向，本稿將針對這些地區展開的諸向進行事例的分析。另外再就分析出的事實及見解為基礎，導出上述有關有機農業的環境社會學的分析視角，架構、及今後的課題。

三、有機農業運動的地區及展開

在日本的有機農業的歷史的，實踐的展開上被視為典型的(1)自給自足的農場創立(2)消費者集團和「合作」(3)有機農業所從事的地區的重建運動，在此將針對這三種不同的型態，提出幾個地區展開的事

例來探討。

3.1 農場的自給自足

位於埼玉縣小川町的金子美登的「霜里農場」是國際間知名的有機農業的先進農場。金子於 19971 年畢業於農業者大學後就繼承家業並向有機農業挑戰。家人四人經營的是水田 1ha，旱田 1.2ha，山林 1.5ha，乳牛 3 頭，雞 100 隻，兔 10 隻的有畜復合經營。

當初滿懷理想，以在地生產、在地消費為基礎成立「會費制自給自足農場」。但是會費制自給自足農場開始第二年的後半，會費高低的問題為開端，「兩年以來一直以保障農家的生活來協助的，(消費者)所以可否以十家平均分擔田地、山地」(金子,1992:33,括號是筆者)這種只顧自身利益的聲音也從消費者當中出現，因此相互的信賴關係瓦解受挫。其後，將想法革新，改成「現金制自給自足農場」。所謂現金制是對特定的消費者定期地提供農產品，象徵性地收取現金，金子認為「現金制是從村的共同體中想出的辦法」(同:37)金額一個月從 16,000 圓至 35,000 不等。十年前左右開始，蔬菜的生產量增加，變得有剩餘，因此除了和十家合作以外，另和三十家的消費者一個月三次，一次以十五種品目的蔬菜，若蛋有剩餘時也當作一種蔬菜來提供。在地生產、在地消費是理想，但如今包含東京的消費者共擴大到和 40 家有合作關係。

20 多年前金子在小川町獨自一人展開有機農業，但最近年輕的後繼者中，雖不到完全有機農業，卻因「有利可圖」而加入行列。另外上述的在都市長大的年輕人進入各個集落向農家租地開始有機農業，因此有機農業的實踐夥伴是著實增加。町裡的高爾夫球建設計劃也遭中止。但是「至今，在行政方面，町的農業從業者，對於外來人以及年輕人、有機農業抱著強烈的偏見，還是保有舊社會的體質」(同：205)也是不爭的事實。

即使有困難及阻礙，進行都市化及開發的小川町，「農場及當地產業共同進步的內部循環」由當地的居民及小市民來推動將當地產生的利益盡可能留在地區裡的一種高品質且自豪的地區經濟組織」(同:251)金子投身其中。以無農的米為原料的「小川的自然酒」為開端，進而發展出當地的小麥在當地加工並製成乾麵及麵包。小川町的有機農業運動不只是安全的食材的生產，而是發起當地產業，重新審視地區的舊有東西，並朝著新文化的創造邁進。金子的自給自足農

場和「地區」的同好及消費者的「生命的網路」成爲了這種實踐的機盤。

3.2. 和消費者集團的合作

在此，想來看看在日本的有機農業運動的草創期以理念及實踐領導和消費者的合作運動的兩項事蹟。

首先，高田町的有機農業研究會是(以下，簡稱「有機研」)在 1973 年 9 月 41 名的會員發起的。會員的大部分是當時 20 來歲的農家後繼者，他們參加青年團活動或是自制研修活動。有機研的成立期經過「自給自足運動」，朝向「當地生產、當地消費」的實踐，策劃町內的清晨市場及尋求與米澤或福島等近郊的合作計劃等，嘗試了各種實踐。但是，和致力於「協同公會間的合作」的福島消費生活協同公會(福島生協)的合作，卻由於「慣性栽培」的農產品，連同「有機農產品也一並在店頭陳列」的販賣方法，使得短期間內陷入解散。這種摸索持續著，會員數減少了一半。

「在地區紮根的活動」的架構，在有機研的成立後「被視爲事業計劃的支柱」(松村等，1991:32)但是，將有機農業運動推廣至地區是很困難的工作。經過和福島生協合作的挫折，有機研於 1975 年開始「所澤牛乳之會」(改稱「所澤生活村」)及「蛋之會」這種首都圈的消費團體及「碰得到面的關係」爲前提，開始「產銷合作」。1970 年代後期開始至 80 年代的期間，在有機農業研究會的提倡下展開全國的合作運動。在此情境下尋求和有機研合作的消費者團體的數量增加，不只是首都圈，也投入包含關西圈的「遠距離合作」。隨著這種合作關係的變化，雖然標榜「當地生產、當地消費」爲基本的方針，「所澤生活村」「蛋之會」等，開始重視和規模較大的擔任當時的合作運動的牽引腳色的首都圈消費者團體的「產銷合作」。這種傾向在 1980 年以後日趨顯著，合作消費者的團體的數目突增，合作地區也擴大。

1989 年轉移至複數區制的 10 年當中，借用松村的表現來說，是生產者「【面對】都市的運動深化的時期」(松村,1955:43)。以「有畜小農複合經營」爲目標，朝向「將都市的消費著的飯桌置於生產者的飯桌的延長線上」的理念實踐，透過「援(綠)農」將關係拉近，將各種「生活的場所」的「改革的良好反應」轉換爲運動的推進力。特別是，在都市中組織會員讓日常的共同採買持續的領導者，爲了燃燒自

己的熱情而尋求運動的意義在有意識及無意識的當中迫切期待生產者及農村的變革能帶來看得見的成果。感受到消費者的熱切期待，有機研「以民俗資料館為據點的地區運動」、「婦女部門的充實、食品加工部門的擴大」、「透過援農、配送的消費者的相互交流」、「學習活動的展開」等，致力於在地區(村落)的運動的擴大。但是，實際上，合作的有力的特定消費者團體和生產者間的個別的「封閉的關係」日益加深。因此，別說是地區的擴大了，有機研內部的交流也日趨淡薄。但是期間隨著合作消費者團體的增加，有機農業的轉換面積也大幅增加，雖少量但會員是增加的。

松村在有機研的運動展開上指出，「【內發性的農業再建的力量】未能充分發揮是正確的」。「集結都市消費者的領導者批判農村的【集團主義】，禁不住對農村生活原理產生懷疑」(同:43)因此據說「向都市發展的」有機農業運動「讓高田的生產者間產生對立，痛苦」。另一方面，又分析指出以村落為基盤所展開的上和田(低農藥)有機米生產公會(1987年3月集結)創辦的隔年，能組織上和田地區365戶中的130戶，是由於「村落及家庭對他們的實踐來說不是桎梏，而是被當成運動的【場所】中所創造的對象」，並說「以到達了」「再思考家庭、村落今日的面貌的必要」。對於「都市的消費者」，「沒有對國家權力的抵抗旗幟，而是深藏抵抗的意志而信賴著」的關係上來看待上和田工會的農民的「強韌」。

和有機研的發起幾乎同時期的1973年10月開始的共同購入「四葉牛乳」的都市消費者的強烈的作為進而加入自然農法的三方村的生產團體，最初的一年左右有十八戶參加，所合作的「製作安全食物的試吃會」的會員數增加1200-1300戶的規模時的1976年的夏天起，新增了20戶的參加者，變成38戶。這種合作充分發揮(1)消費者團體的全部購買(2)生產者配送(3)價格固定的3項原則，作為日本的合作運動的先驅的典範，累積多項實踐成果。1990年左右，生產及合作的方法等的想法相左，2名生產者離開生產團體集結「安房有機農業網路」。這一兩年當中「試吃會」的會員減少，但合作的規模幾乎沒有改變。

1994年的現在，和三方村的生產團體(30戶)所合作的「試吃會」(1100戶)的一年的農作物的營業額約2億，生產者1戶的平均農業毛額約為670萬元。平均耕作面積為1.2至1.3ha，以6比4的比例為農作中心的耕種面積。三方村的農家戶數為800戶，其中只有200戶是專

職農家。在此情況下,生產者團體 30 戶中有 28 戶是專職,「完全靠農業維生」。

另外,生產者團體的生產者集中在領導者和田博之氏所居住的山名集落。包含 30 戶的生產團體內的栽培法的研究,經常交換情報,夥伴意識強烈,充分發揮集體的力量。至今生產團體以自然農法所生產的無農藥栽培和「試吃會」的合作上不遺餘力。但是包圍農村的情勢日趨嚴苛,高爾夫球場的建設計劃的推進等,地區的農業營業基盤也即將崩盤。千葉縣首次以利木托拉斯運動來抗衡,高爾夫球場計劃也因泡沫經濟而停擺。但是,生產團體爲了讓三方村今後繼續實踐有機農業,以這問題爲契機而推展的特別栽培米(「螢米」--無農藥、低農藥米)生產團體(約 30 戶)及和消費者等的合作及如何創立網路等,面臨極大的課題。

四、巡於有機農業環境社會學之課題

日本的高度成長期以後的地域政策,是工廠導致於農村、宅地開發、保養地、遊樂區開發、「流失的地域開發」。對於這事、有機農業地域觀點、向來表示的事例一樣。「地域內循環(stock)生動的自立互助、成爲基礎。又說:與都市消費者的提攜、交流、松材所指摘一樣。苦惱了村社會的生產者、的確有關閉側面的關係。看了熱鹽加納林農協、無茶茶園區域的展開運動過程、消費者提供、農民區域獲得了關鎖性村庄上開了洞、區域性的自然資源文化、看完之後向內發的區域營造上加強方向的作用。成爲「邊境變革」的契機。

這樣與消費者合作的農民或地域的變更作用,1980 年在偏僻的山村,開始有三頭日本短角牛的買賣。在岩手線山刑村「守護大地知會」的合作情形也可以看到。「守護大地知會」的來往,「從來,與都市的人直接相識的機會也很少,只能靠“TV”電視情報摘倒是的都市人,直接知道了許多事。這樣聽了他們的想法,得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的機會。」村長這樣懷述才知道「村裡人的想法大變。」(小松. 1995: 165)

與有機農業運動很深關係的,又與各地生產者有來往的淺井說「生活命支持的合作」失落的地方,「能掛在我心上的,就是,生產者要知道、吃的人要干涉時的東西,不會去干涉生活模式。能買的中心有無做好、有沒有使用合成洗劑,生產者爲了健康、做成雜穀和蔬菜,少許的魚、肉、海菜、果肉、在食的問題上、同一個食桌上。」

(淺井. 1995 : 5) 直接要求生產者的生活改革。

在長年來的合作、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就在互助扶助及信賴的台上。成爲一種的濃密運命共同體，好像保持了互助改革力。然而，展開運動、保全環境、地域的再生等納入了視野。依高田昭彥的網路類別(高田.1993)。從「課題別情報網 Networking」，可看出與「生活者」連續的「community」共同生活體方向。

近來，「安全又好吃、低價」增大了「消費者的要求」Need。有進行有機農業的「制度畫、政策畫」及有機農產物的「商品化」。然而引起了「產消合作」「生活世界」的「植民地化」進行之中，「合作理念之風化」「合作運動之停滯、伸長、煩惱」事態等。可是，合作運動的日常實踐，正是「由於生活世界負全的制度御制」的過程。換句話說，合作運動之意義有所疑問。並且，近年有機農產物之廣欲流通，產地形成之動態，成爲輸入活發。佐伯起思索講，「資本主義的自己況張運動」引起了「慾望的肥大化」。(佐伯.1993)

消費者或生產者的慾望，超越資源、地區、共同體之增值時，本來包含的有機農業「物質循環與生命循環之原理」能崩潰的懸念是大的。這種情況下，健全的(有機農業)之定點像擴大方面，環境社會學要如何構想社會制度“system”。多邊田提倡了基於物質循環論的社會制度來構想時。「在於人間社會的經濟行爲之領域內(熱化學機構的運轉主體)來說，公(政府)、私(市場經濟)、共(common)通常、平凡的又三種的提示」上，「自由方面擔當的我，禁止方面外裝的工，由於補完內裝的共同、對抗關係，可防物質循環之攪亂，持有更新性定常性經濟，有可能的想法。」來提倡。

爲了這條件，舉了兩個，第一要做「國際間禁止則的貿易管理」、「農林漁業爲中心的，國內產業關連的地場產業要補回地域之中。」還有一個是「自治(區域內民主主義)要育成健全」(多邊田 1995 : 139-140)。本搞所看，由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有機農業運動實踐，地域的多樣性，同循環性保障的關係(社會關係或社會制度“system”的形成向上自然或人間的動態，「循環的經濟學」所構想的有更新性持續的社會，可以說，經濟制度中心的當法。

又說今天環境問題的大部分，在區域物質循環崩潰所引起，由於組入環境社會學諸理論分析與組考慮「循環的經濟學」，可以提高環境社會學的實踐有效性的想法。並且中林尙司所說得環境問題『民際

學』的範圍內依中村的講法「民際學的研究，成爲一種的形式向上在豐富社會上的豐富生存法。因此成爲民際學最終的課題就是人間社會的關係的方法，萬人，成爲當事者的境遇，萬人共同之課題。」（中村 1994：21）

民際學的課題，又是當做環境社會學獨自的課題來接受。持續得社會、經濟系統的形成，所向的自人間之動態及主體形成，並且其社會關係、社會制度，所向構想實現提示方向，是先在環境社會學所要求的。

社區教育與農村發展工作坊

【意見調查表】

親愛的朋友：

為讓您能有充裕的時間填寫問卷，請您於上課的空檔慢慢回填這份問卷，作為高雄縣社區大學將來舉辦營隊的參考。營隊結束之後，請交給工作人員。謝謝！

■ 請問您對此次營隊的生活安排是否滿意？

食 吃得又好又飽 菜色以及份量都還能接受

普通 實在太糟糕

住宿 環境好，能充分休息，精神飽滿

不很滿意，但還能接受

沒感覺，普通

實在太糟糕

交通 非常滿意 滿意 還可以 不滿意

★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 請問您對這次課程的設計是否滿意？

一、一起來讀漫畫【夏子的酒】、【家】

編號	選 項	打勾處(✓)
1	事先讀過，經過討論，覺得更清楚、更能充分理解其中蘊含的精神！	
2	先前沒有讀過，但是經過這堂課，有興趣讀這本書！	
3	覺得普通，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	
4	聽不懂在討論些什麼！	

5	其他：	
---	-----	--

★我的感想，或是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

.....

.....

.....

二、 全球化與亞洲的農民運動

編號	選 項	打勾處(✓)
1	沒有太多語言的障礙，內容很不錯，也有新的學習。	
2	覺得不錯，但因為翻譯的關係，無法充分討論意見。	
3	沒有翻譯的問題，覺得普通，有些內容不是很清楚。	
4	完全聽不懂。	
5	其他：	

★我的感想，或是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

.....

.....

.....

三、 綠色革命的反省與重新出發

編號	選 項	打勾處(✓)
1	覺得相當不錯，內容有反省也有建設，有新的學習。	
2	覺得還好，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	
3	不瞭解為什麼要談這個議題。	
4	完全聽不懂。	
5	其他：	

★我的感想，或是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

.....

.....

.....

四、 農村與城市網絡的建立

編號	選 項	打勾處(✓)
1	覺得很不錯，對內容有清楚的理解，讓人很有希望、信心。	
2	覺得還好，普通。	
3	不是很好。	
4	完全不瞭解。	
5	其他：	

★我的感想，或是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

.....

.....

.....

五、 日本的有機農業運動

編號	選 項	打勾處(✓)
1	覺得很棒，聽到了不一樣的經驗分享，很有啓發性。	
2	不錯，但因為透過翻譯，不能充分瞭解與討論，有點可惜。	
3	覺得差不多，普通。	
4	沒有值得學習的經驗。	
5	其他：	

★我的感想，或是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

.....

.....

.....

六、座談：社大在農村的定位與經營

編號	選 項	打勾處(✓)
1	覺得很不錯，也很清楚每一所學校所傳達的理念。	
2	覺得還好，普通。	
3	不是很好。	

4	完全不瞭解。	
5	其他：	

★我的感想，或是我覺得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

.....

.....

.....

七、工作坊的整體感想與建議(課程安排、討論時間、生活方面等等)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大家的協助，並請撕下交給工作人員！)